



七色女性

长江文艺出版社

自序

男人总喜欢把目光投向女人，这首先是因为女人的美丽。

但是，当你真正地认识了一位女性之后，你便会发现：女人最可爱最动人的地方却不是她那张比男人温柔比男人细腻的漂亮面孔。在这个世界上，女性承受着比男性更大的压力，付出了比男性更多的牺牲。她们用不屈的坚毅同多舛的命运进行抗争、她们用痛苦的创造实现人生价值的精神，远比上帝赐给她们的那副优美身段、那张怡人笑靥更珍贵更感人！我们生活在女人中间，可是我们却不一定认识到了她们的奉献，感受到了她们的痛苦。

女人是圆球体的一半，没有女人就不会有你和我也不会和他。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墨客圣贤先知说过女人写过女人，有赞的有骂的有敬慕的有褒读的，女人在那里是一首诗是一支歌是一个不解的谜！

然而没有谁把女人说错过。

我当然也不会。

但我热爱她们就象热爱我自己的生命，她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她们的纯洁崇高卑微堕落，无一不激动着

七色女性一首
我的心脏。于是我不能不把我所有的爱和恨倾注于我的笔端，为她们塑像为她们立传。只可惜我的心地无法展示女性的伟大，我的拙笔无法写出女性的神奇。但是我依然要写。于是若干女性的命运便成了我笔下的故事，若干故事便组合成了这本名为“七色女性”的书。

这是一本描写女性命运的书。

用“七色”来形容女人的命运是说女人的命运千奇百怪丰富多彩！

这是几位平凡而又非凡的女子自己给自己创作的雕塑；这是女性世界的一个横断面；这是一个男人唱给女人的赞歌。

—— 女人，如潺潺的流水，她站在溪边就是一条小溪。

—— 女人，如浩浩的大流，她站在江边就是一条大江！

七色女性，这便是我心目中的七色女性！

爱 情

一个女人用女人的美丽和纯洁谱
写了一曲永远神圣的情歌；

一个女人用女人的爱心和勤恳演
出了一幕感人至深的活剧。

2

2

2

2

2

2

少女的纯朴勾起少男多少动人的遐想，少女的爱心又引发少男几多深深的失望！失望在少男的心中演绎成人间真善美的颂歌，希望在少女的心中变成失落的迷茫……这是一首并非恋歌的情歌，这是一曲至真至诚的灵魂的交响！

一张聘师启事

一九八四年九月五日，在太行山脚下的一所中学院墙外，赫然出现了一张这样的“聘师启事”：

聘 师 启 事

我妹小娟，今年十三岁，现读小学五年级。由于成绩一般，本人拟为她聘请一位家庭教师。年薪五千元。凡年龄在二十岁以内、具有中专以上文凭的本村教师均可应聘。有意者请于三天内到沈尧村联系。

联系人：娟子

九月五日

就象一颗炸弹，爆响在这僻远的山区中学！在这里，聘师本是奇事，五千元年薪更是闻所未闻。一阵惊讶之后，大家都认定：这肯定是谁在恶作剧。有人已打算去撕掉它。

“慢，慢！”围观者中突然有人喊起来：“你们仔细看看，二十岁的公办教师，哈哈，聘师，说不定是聘婿哩！”

众人顿时醒悟过来，没错，一定是的，什么招聘教师，分明是招聘女婿嘛！可谁是符合条件的人选呢？一阵交头接耳后，人们的目光几乎同时盯住了一个人：县师范毕业，芳龄十九，身高一米七〇，文静敦厚，眼镜儿一戴，不是挺象个女婿佻么？是的，按启事上的要求，只有这个乐四为。

四为此刻正站在围观者后面，他虽然也怀疑这是谁在开玩笑，但总感到有些蹊跷。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打算明早去寻个究竟。

村头遇见的姑娘

第二天一大早，四为匆匆地洗刷过后，就蹬车向离校七里远的沈垸村驶去。未进村子，远远看见一位姑娘站在大枫树下张望。走近了，才发现是自己教过的一个学生。

“沈丽娟，是你呀？”

姑娘见问，脸儿微红：“乐老师，想不到你还认识我。”

“怎么不认识？那会儿你还是我的得意弟子哩。可惜你……”乐四为立刻想到现在不该提起往事，便换了话题说，“你比以前长高了，也漂亮了，象个大姑娘啦！”

两年前，沈丽娟是乐四为那个初二年级的尖子。刚刚当教师的乐四为，尽心尽力地辅导她，希望她能考上重点中学。不想后来她退学了，因为她找到了工作。

“小沈，你们村有人要聘家庭教师，你知道是谁吗？”

沈丽娟咬了一下嘴唇，露出不易察觉的浅笑：“不是娟子么，呶，就是那家。”

顺着沈丽娟所示的方向望去，乐四为看见那是一幢半新的明三暗五的瓦房。他走到大门前连敲了数下，却不见回应。莫非被人糊弄了？他转身欲走，谁知转过身来，沈丽娟站在身后。

“小沈，这家人哪去了？”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什么，你？”

“嗯。”沈丽娟带点少女的顽皮笑了笑，“那个要为妹妹聘师的娟子就是我。”

没想到事情的发展这么具有戏剧性，就象小说和电影中的巧合一样。乐四为被邀进屋里坐下，喝完一杯茶后才平静下来。

“小沈，年薪五千元招聘家庭教师，你当万元户了？”

“乐老师，真不好意思让我妹的事麻烦你。”沈丽娟的眼里流露出一丝羞意，“如果你愿意应聘的话，例行公

事还是要的，你必须通过我的考试。”

“好吧，请出题。”也许是因为昔日师生的重聚，也许是因为沈丽娟可爱的“恶作剧”，乐四为的情绪热烈起来。当然，这点自信他还是有的，他不相信她能考住他。

沈丽娟象中学生背课文一样背出了几个题目，都是当年乐四为教给她的，诸如什么“中年闰土和少年闰土的变化说明了什么”、“什么是记叙文的三要素”……等等。虽然这不免有些滑稽，但乐四为还是一本正经地作了回答。

“满分！乐老师，从今天起，你就是我招聘的家庭教师了。这是合同书，如果你没有意见，请在上面签字吧。”

乐四为接过合同书，只见上面一条一款写得清清楚楚。他趁沈丽娟不在意的时候，很快将“5000”元去了一个“0”。可是，沈丽娟还是发现了他的小动作。

“乐老师，五千元就是五千元，不能变的！”

“小沈，你想让我成为暴发户呀！”

“乐老师，看你说的。”就象遭了霜打，沈丽娟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五千元，我知道太少，但我只能拿出这么多，这也许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了！”说到这里，她的眼里充满了愧意。

五千元就五千元吧。乐四为想，一年后，他是绝对不会要五千元。

鸡蛋面条

一切按合同执行。每周三、五匆匆吃过夜饭，乐四为就蹬车来到沈垞村，给小娟辅导功课。

沈垞村座落在沈家山东面，三面平川，一面靠山。沈丽娟家的三间瓦房正居村子当中。屋子收拾得齐齐整整，一个农户家应有的鸡、鸭、猪、狗之类一应俱全，看得出这是一个持家有方的人操持的家庭。沈丽娟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这十多年来，一直是父亲带着两个女儿一起生活。在丽娟十六岁、也就是她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命运之神又无情地夺走了她父亲的生命。大队照顾她，把她安排到服装厂做事，以赚钱养活她和妹妹。当年她退学，原来是为了牺牲自己而成全小娟！她勤扒苦做，攒下一点钱多不容易，可为了妹妹，她居然慷慨到了如此地步：用五千元年薪招聘家庭教师。这般骨肉之情，谁能不被打动？乐四为每每想起她那真诚的、略带忧郁的眼睛，总会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他决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实现丽娟对小娟所寄予的希望！

教和学的发展都令人十分满意。通过观察和测验，乐四为很高兴地看到，小娟的语文、算术成绩有了很大提高。过了一段时间后，乐四为便加宽了辅导的范围，除了课本的规定，他还融进了有关小学高年级教学参考资料中的内容。但有一件事情使乐四为有些不解：每次辅导

课时，丽娟为什么总要和她妹妹坐在一起呢？而且听得很专注。那表情，似乎要把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乐四为有时想，她不厌其烦地坐在这里，大概多少有点监视他认真与否的意味吧，可是，他和小娟教学相长，很少能挑出毛病。晚上两个小时的辅导课，他白天最少要用两个小时来准备，所以讲起课来不仅充实而且明白。

“乐老师，真辛苦你了。”一天晚上辅导课结束时，沈丽娟突然捧出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条，“一定饿了，宵个夜吧。”

“这……”毫无思想准备的乐四为，不知是接了这碗面好还是拒绝好。

“乐老师，吃吧，一碗面腐蚀不了你的。”

“小沈，吃可以，但要记账，合同期满时扣工资。”乐四为突然想起了签合同时的认真劲，他准备和她开开玩笑。

“乐老师，看你说的什么话！你跑这么远来辅导我妹，吃点宵夜还不该么？过去我太大意了，以后每晚辅导课后都得宵夜。”

“那一定要付款的，否则我不吃！”

“好吧，以后付款，以后付款。”

刚来沈家，乐四为怀有某些戒备心理，但随着时间的脚步，他心里曾经有过的那一丝儿忸怩消失了。

“小沈，我看你精神总不大好，怎么回事呀？”

沈丽娟似乎措不及防，眼神有点乱，但她很快镇静下

来，“还好。也许白天上班累了点。”

“要注意休息，别钻进钱窟眼了，噢！”乐四为说这话的时候，很带点哥哥的口气。说实话，他心里很同情这姐妹俩，尤其佩服沈丽娟，他真想给她们一些帮助。

不平常的星期天

这是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乐四为吃过早饭，就推着自行车出了门。刚到校门口，他碰见了一个熟人，那人很诡秘地笑了笑。

“四为，怎么样，一个男教师，两个女学生，够刺激吧？”

乐四为骂了对方一句，骑着车子上了路。没想到刚进沈垌村村口时，他又耳闻了一阵更令人吃惊的嘀咕。

“男的女的关在一起，谁知道会干出什么好事！”

“是呀，原说丽娟是个好伢，没想到！”

这真是一声霹雳！乐四为最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聘师启事”前人们的戏谑他没有忘记，实在说，他还小，工作几年后他还想考大学，儿女情长还不能提上议事日程。他到这里来，目的很简单，一个乡村教师收入微薄，业余时间捞点外快。他承认，如果换一家，他也许不会象现在这么认真，这么卖力。可现在他的吃苦卖力都是因了什么呢？他看到了一个姐姐对妹妹的全心全意，就是母亲也不会如此周全！她让妹妹穿得好，吃得好，送她上学念

书，还花费巨款为她聘请家庭教师。就是这样，当姐姐的似乎还不满足，常常表露出十分愧疚的神情，好象她前世欠着妹妹的债。谁置身其中而能不被感动？

可是，外人的议论也不能不使他警觉，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男子，而他的学生是两个势单力薄的女孩，以前他不允许自己对她们有一点失礼，现在他还得消除人们的猜疑。怎么办呢？怎样让人们认识这姐妹俩的高洁，怎样让人们认识自己的清白？

不知不觉进了沈家门，迎面碰见正在清扫堂屋的丽娟。

“乐老师，你早！”

“哦，早。”面对姑娘，乐四为心里一阵慌乱，“小沈，我今天有点事，想请假。”

沈丽娟支起扫把，“乐老师，你有事就去忙吧，我这里不要紧的，看你，还跑这么远的路。”

乐四为象逃跑一样离开了沈家，回到学校，他关紧房门，脑子里昏沉沉乱哄哄的，他真不知道怎样应付这变故。他从未有过越轨行为，他受不了这样的猜疑，他甚至怀疑为了5000元钱丢掉名声划不划算。

激烈的感情挣扎后，是一阵争斗后的平静。这时，一个问题突然涌进了乐四为的心头：你是不是对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是有过这样一种情绪：沈丽娟那种明显地同他保持着距离的举动，使他心里有那么一丝儿莫名的惆怅，他希望这里是一个快乐的环境，可丽娟脸上总也

赶不尽忧郁。是丽娟于人面前有过特别的表示？没有。在他面前，她时时表露出的感情是亏待了他，使他蒙受了损失。其实他有所付出，也有所获得，她不欠他什么。

他和她，不就是这样一种关系么？自然而正常！他是老师，她是学生，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四为呀四为，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为妹妹付出了全部心血的姑娘呢？快去给小娟补上这一课！不要管谣言，不要怕猜测，心底无私天地宽。在西天边的晚霞快要殆尽的时候，乐四为又来到了沈垞村。

正月十五月儿圆

沈丽娟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为了想出一个“聘师”的主意，她曾经暗自得意过。是的，那张“聘师启事”是专为乐老师写的，她不能忘记在他手下念书的那一年多时间，他给她的帮助，他给她的希望……她可愧的是自己辜负了他的苦心，当厄运又一次降临到头上、她需要人帮助时，她第一个想起了他。

而现在看来，她是办了一件大蠢事。她崇拜乐老师、信任乐老师，可她却害了他。她忘了他们已是十七、十九的姑娘小伙，疏忽了这是个最容易产生闲话的年龄，她气愤那些对乐老师的误解，可此刻她又无法来澄清事实。

那个星期天的傍晚，乐老师来家时，眼睛里流露出的是什么情绪呀！被人误解的屈辱，不忍弃聘离去而强装出

来的坚毅！他要是骂自己一顿就好了，可他没有。

“小沈，从今晚起，我就在堂屋里辅导小娟吧。”

“乐老师，出什么事了？”

“堂屋里宽敞些，来往的人也多。”

从那以后，他总是敞开大门辅导小娟的功课，偶尔有几个串门的姑娘小伙来，他一定要留他们久坐。看着这一切，她的心都碎了！辅导课她没听了，就连晚上的夜宵也喊小娟端出去。可是，坐在里屋，她依然听得见他那抑扬顿挫的声音，有时忍不住，她会走到门边偷觑一眼他，而这之后，十有十次她要在心里痛骂自己。

痛苦中饱含深情，疏远中更有亲密。就在这样一种沉重的氛围中，一九八五年的春天来到了。

正月十五，沈丽娟正坐在太阳底下纳鞋底。

“小沈，祝你们姊妹俩新年愉快，事事如意！”乐四为兴高采烈地来到了沈家，一进门，他就笑嘻嘻地嚷开了，而且从挎包里拿出几大包礼物。

沈丽娟措手不及，只好也强装笑脸，回拜：“乐老师工作进步。”

一阵道长问短之后，乐四为支走了小娟。他看着把头压得很低的丽娟，负疚地说：“小沈，真对不起你。春节前那几个月，我情绪不好，请你原谅我。春天来了，让我们把过去的一切统统忘记，从头开始吧！”

“乐老师，看你说的哪里话！是我连累了你，我应该请你原谅才是。”

“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丧气话了。今天是正月十五，如果你愿意请客的话，我们就一起做饭！你看我这里，有炸豆腐果，有黄焖元子，油炸鱼，卤全鸡，还有一瓶猕猴桃酒哩。”

半年来，师生三人第一次在一起吃了团圆饭。乐四为上上下下忙个不停，嘴巴又是说笑又是吃，他要尽最大的能耐让她们姊妹俩高兴。可是，他的精彩表演收效甚微，丽娟一刻高兴一刻愁，精神总是不能达到平衡状态。

已是晚上八点半钟，该回校了。沈丽娟第一次出门送了乐四为，而且把他送到了村头。

“小沈，由于我的软弱，伤害了你的感情，我是不会原谅我自己的。但春节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很多，我觉得我太自私了。我们过去是师生，现在，我们也可以、至少可以成为兄妹。我们为什么要去理会别人的闲言碎语呢？我们要大大方方地、象兄妹一样傲立于人前。你能原谅我的过去吗？”

沈丽娟受不了乐四为那乞求的语气，月光底下，她的眼睛分明涌出了两串水珠：“我们互相原谅吧。”

十五的月亮，那么圆那么圆，乐四为的心里感到一阵轻松。

映山红开放的时候

其实，乐四为的感情早就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当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那种人为的希望遏制感情发展的行动已显得徒劳无益。谣言四起时，他尽可能地避免同当姐姐的正面接触。可感情真是个怪东西，越是这样，心里反而越是憋得慌，尤其是当丽娟有意疏远他时，他深感失去了什么。后来他发现，只有看见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时，他才感到踏实。终于有一天，乐四为生气了：你为什么要象个胆小鬼呢？该追求的，你就去追求吧！

三月间的一次辅导课，乐四为给小娟出了这样一道填空题：“我们永远 ____ 一起。”一式两份，一份给小娟，一份给了丽娟。交卷了，他首先打开了丽娟的考卷，可他很失望，因为那上面写着“我们永远不会在一起”。他望她，而她也眼睁睁地望着他，那眼神就象绵羊一样驯服，甚至带着几分乞求原谅的意味。“请你永远把她当作妹妹！”过了好一会，丽娟才悄声说。“妹妹？”是把丽娟当作妹妹还是把小娟当作妹妹？但愿是后者。“我会的。”乐四为说。

下午三点多钟，乐四为布置完小娟的作业，怯怯地提出了一个要求：“丽娟，我们一起到山脚下的小河旁去散步吧。”出乎意料，丽娟爽快地答应了他。

他们走在乡间的田埂上，一前一后，总是相隔着短短